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今音郎定反 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下

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慧每

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

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歎欬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

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

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

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

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
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
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

幽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
主疏遠任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

吏以孝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
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
共郵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
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制
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
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
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
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英雄記曰

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環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虞到遣使

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

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褒貴侯

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

衛尉趙謨益州牧劉馬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

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

徵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

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

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

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九州春秋曰紹馥使

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

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污忠臣耶吳書曰

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
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
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
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
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
星會於箕尾馥稱識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
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為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
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
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荅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
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
自絕紹等乃止虞于是奉職脩貢愈益恭肅諸外虞子
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

和為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潛出武關

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

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

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略載瓚表

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托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國家值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逆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黜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郵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橋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郝口浪反卿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

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
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仍
有劾又降服張揚而以小忿枉害于勲信用讒慝殺害
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馬故甘陵相姚
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
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
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
也又長沙太守徐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
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
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
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
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
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
臣雖闖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
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
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興兵與紹

對戰
不勝

以嚴網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

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網瓚軍敗
走渤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
相恨望虞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出奔居
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
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

尊號脅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
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

益輕漢劾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
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

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攢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衆襲攢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敕令勿燒故攢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潰奔居庸城攢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典略曰攢曝虞于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攢等忠義攢上訓為幽州刺奮發相與就虞罵攢極口然後同死

史攢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攢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

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縉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三

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
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虞從事漁陽

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
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

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

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

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

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
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
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
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

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為童謡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謡言之作盖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

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

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

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

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

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

璣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爰
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
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
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
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
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刀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
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
矜其威詐謂天固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
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
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
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
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
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
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隼隼福豐有
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蚩賊
以焚蕪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

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
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
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顯滿野慙彼無辜
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
脩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慙兆民之不寧每輒
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
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
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
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
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
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藏貊皆與足下同
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
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
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
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
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佳大軍分兵撲

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擐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
聞足下鎬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
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舍光匿影寂爾無
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
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
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
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
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長久
壯而蓄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
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修戎脩謂關靖曰當今四方
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

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
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

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

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

幸所信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為

應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

北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

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薊薊城崩知必敗乃遣
間使與續書緜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
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
紹候者得其書

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

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

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

瓚自知必敗盡殺

其妻子乃自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

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鮮于輔將其眾奉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

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

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軍

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

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前歲

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三子之力

太祖破南皮柔將

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

內侯

魏略曰太祖甚愛閭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弟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于五官將如兄弟

輔亦率其衆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

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

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
甘公出過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
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傲戲無
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少

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

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
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
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
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
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遷幽州
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贖之謙委官而去

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

吳書曰會

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
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衛

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徙謙于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酒待之如初

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

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

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

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慕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群業至歷年潛志不闕園圃親疏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湏臾即還高絜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彈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模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怒終不廻意舉孝廉除莒長宜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衆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剡

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

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擣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

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共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違啟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群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群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強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思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強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
卷八

七

通然後鋪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
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諫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
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
引兵還臣松之按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
兵之詔不得
由曹氏出
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

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

病死

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為之哀辭曰倚
與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

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
憬夷貊賴侯以清蠹蠹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
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
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
曾不自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馮追思
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諫二子商應皆不任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

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

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

紹等皆為校尉屬之

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

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

并州刺史丁原

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

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

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

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
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
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
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社軍衆復振卓以楊
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
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
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
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

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

拜為大司馬

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楊素與

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

其眾也

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誠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

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

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
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
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
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菟
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
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
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
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

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

圖王耳

魏書曰度語毅儀識書云孫登當為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

時襄平延

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

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

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崩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崩生不

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子相失未詳其故

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

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

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

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

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紉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
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
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車未戢人民蕩析仰此
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
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
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
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
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
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懷懷懷
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
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
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
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
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群凶自檀江表含垢藏疾冀其
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而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
親义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

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
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以來復遠
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
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
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
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
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纒垂纓咸佩印綬
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柙是誰之
過歟國朝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
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
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
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
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
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
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
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

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
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
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
期於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
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
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
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
儻恐自嫌己為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永懷伊臧其
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
淵為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

斬送彌晏等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
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

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遠戾群下不從眾諫承
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

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同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恭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恭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舩所臣本欲頽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恭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

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汗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誦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忿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為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舩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癸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潛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偽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

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為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
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
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
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既
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
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
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即戮為衆社戒所以越典詭
常偽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為天威督罰所
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關替廢於一年遣使誘
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
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翕
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
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推矜夸之巧昭示天
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悽悽念致於國雖有非
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關之愆
懲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是

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

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向麗譙猶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禮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闕涉口論捷辨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仕本部常在左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辭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

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齊王陸賈
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驎將已

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使者至淵設甲兵為軍陣出見使者又

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

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

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

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

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

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

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
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蒲等七百八十
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
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唯省螻蟻小醜器非時
用遣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
渥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
天府並以篤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
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
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寃郡在藩表密邇不羈
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
猶跋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達城門晝閉路無
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
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
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
而民係于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

感慕欣載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
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
紜功隆事大勲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
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早已事魏匪處小厭大
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
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
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
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
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
懷愛淵慕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
先覩羅結避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
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
不念舊怨續續往來求成思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迴
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
誘致權使象戲獻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
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

強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蓋普天咸聞陛下嘉美
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
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
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
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
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
服之域有不供職則修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
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
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
甘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
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減降當
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
馬惡死況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寃枉方臨
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
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二
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

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
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興兵搖動天下殆
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
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寇釋紱逝歸林
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
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
近邽農民釋其耨鎬伐薪制挺改案為櫓奔馳赴難軍
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
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
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
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
累葉信結百姓思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
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
文以為口實理而掘之古人所耻小白重耳衰世諸侯
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
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

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闚關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任于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王出于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肯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速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

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

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

克而我軍遠赴是思結避義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於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

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寔急糧盡
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
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
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
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
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
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
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

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

五十年而滅

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

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群

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

眾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廩陶牛

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

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寢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

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

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

五鹿紕根苦蠅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綠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

自稱于鞮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
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

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
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
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
平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

嗣方薨子融嗣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

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

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間伺殺勝
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
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
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
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涪水
繡等舉衆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宥有
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

穰傳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
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

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

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

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

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

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

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

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

魏略

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子泉嗣坐與魏

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
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
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
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
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
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
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為

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
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
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

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

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
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

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脩
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
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
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
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
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

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者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于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

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
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
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
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

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
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

降人之辭

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
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

如人意攻

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
皇帝意沮使欲板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

軍許褚呼

山上兵運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
便速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

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
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史士所知又楊暨表曰

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
就民麥以為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

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斫抽軍還言作軍三十
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

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
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

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
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

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魯聞陽
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

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

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

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
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
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

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

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

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

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

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圓爵邑在禮請中後十餘歲為子彭祖取魯女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閻續圓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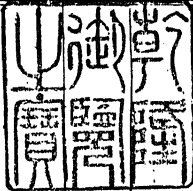
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為事常居覆

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也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渤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興平之亂各有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

南入漢中漢中破詣
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
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
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
舍群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魏志卷八

魏志卷八考證

公孫瓚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何焯曰：據後漢書注所引魏志作侯太守，蓋繫太守以侯氏者，所以別下劉太守也。宋本亦作侯。

日南瘴氣或恐不還。○監本誤作鄣氣，今改正。

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周昂後漢書作周昕。

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宋本作欲以自結，援。

進軍界橋注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馬故甘陵相姚貢
橫責其錢○又上上字或為止字之訛

多所賊害注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北宋本三
人上多一謂字

連年不能拔注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控弦一作橫
弦疆土一作疆上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監本作遣人與手書
注有引瓚遣人告子續之文作與子書為是今改正

舉火為應注乃遣間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更
其書曰○何焯曰更其書者所以誦瓚在昔袁周二
十四字後漢書即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
更也

陶謙舉茂才除盧令注固疆之及舞又不轉○太平御
覽作固疆之乃舞舞又不轉

張楊單于執楊至黎陽○執楊北宋本作與楊

公孫度悉斬送彌晏等首注魏略載淵表曰○魏畧北

宋本作魏書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注邊陲烽火相望○監本誤鋒火

今改正

又注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策明疑應作策名

又注奔馳赴難軍旅行成○冊府作軍旅行成

張燕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別本無方薨下五字

張魯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為列侯注黃初中增圃爵

邑在禮請中○監本作在禮為中毛本作在禮謂中

臣明楷

按蜀志劉封傳注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

請中請猶奉朝請之請毛本監本均失之今改正

魏志卷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志卷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舉人臣李克文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夏侯惇韓浩 夏侯淵 曹仁弟純 曹洪

曹休子肇 曹真子爽 曹芳弟 曹純弟 曹洪

桓範 夏侯尚子玄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

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

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
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
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
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
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孫盛曰案光武

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
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
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

太祖自徐州還惇

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

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
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

盲夏侯悖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

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悖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悖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悖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

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内

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

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

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

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將

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謚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内侯惇弟廉及子楸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

妻楸即清河公主也楸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

假節

魏略曰楸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楸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楸

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楸者遂召還為尚書楸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楸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楸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楸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叔楸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為此必清河公主與楸不睦出於譖構冀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乃發詔推問為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

充薨子虞

嗣虞薨子劭嗣

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勲

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况朕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惇近屬劭封之韓浩者河

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

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兵起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

為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
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
壯之以為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
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
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
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
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
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
改其官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
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
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
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

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

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

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

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

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于禁擊

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屯豨詣禁

降淵還拜典軍校尉

魏書曰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

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五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

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隄糜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

超餘黨梁興於鄆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
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
逆戰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
討超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叙於
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
議者欲湏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
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
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

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
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
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
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
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
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
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
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

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
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
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
擊高平屠各皆散走収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
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
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
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
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

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氐羌下辯收氐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

戰郤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郤為備所襲淵遂戰死
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
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
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
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
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為討蜀
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
疑亡入蜀以淵舊勲赦霸子徙樂浪郡

魏畧曰霸字仲
權淵為蜀所害

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偏將軍子午之役
霸召為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
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
為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
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
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
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為禍必轉
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
玄為征西霸益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
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卧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
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
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
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
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
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
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

霸弟威官至兗州刺

史世語曰威字李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駿并

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文

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威弟惠樂安太守章

后姊夫也由此一門侈盛於時

威弟惠樂安太守

文章

叙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

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

年三十惠弟和河南尹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

七卒

惠弟和河南尹

歷河南尹太常淵第三子稱第

五子榮從孫湛為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

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

鞭撻衆莫敢逆淵陰竒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

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

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

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

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

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

聞而請馬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馬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没陣

衡薨子

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襄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仁祖襄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

少好

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

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畧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

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
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
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
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
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
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
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
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

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
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
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將數萬衆來攻
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
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兵少遂為所圍長史陳矯俱
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
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
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

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
等以為仁當住溝上為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
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
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
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
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
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
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

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
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
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
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
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
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脩行
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
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

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
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
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
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
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
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
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謚曰忠侯

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
傅子曰曹大

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
張遼其次馬

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

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

官至後將軍仁弟純

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

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

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

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

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

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

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

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

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
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
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謚曰威侯
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
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
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
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
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

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洪為蘄春長

太祖

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

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

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
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
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為衛將軍
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
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
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
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
廢后矣於是涕泣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魏畧曰文帝
叔洪時曹真

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為譖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請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舍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怖不能

洪先帝功臣

時人多為舐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謚曰恭侯子馥

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脩慎薦敬
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
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

吳

魏書曰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
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以太

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
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
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

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幸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

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

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魏書

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帝征孫權

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

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

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

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五千五

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
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
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
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
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世語曰肇
字長思肇有
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
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
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

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摠字顏遠少厲志操

博學有才藻任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同輔政摠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襄

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摠討賊向吳戰敗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衆為

州郡所殺

魏畧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

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曰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

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

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太祖哀真少孤叔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

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鷲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為征南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

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
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

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年即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

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

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
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
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

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

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
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
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
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
士卒皆願為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謚
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
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
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皚皆

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内欲

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

魏書曰爽使弟義為表曰臣亡

父真奉事三朝八備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勲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寶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勲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旌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者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

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
為宜以懿為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
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誚謗於是帝使中書監劉
放令孫資為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
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
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
將軍薦太尉宜為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
德尚勲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雖且與之屬宗
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
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為忌當顧栢
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
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
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倚又
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

爽弟義為中領軍訓武

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

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謚東
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
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
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止始五年
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
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
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為爽
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

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
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

斬伐生民墓上松栢毀壞碑獸石柱辜及
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
颺與偉爭於

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
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
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微絕覆軍必矣將何以
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
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
死失畧盡羌胡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

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
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典
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

稱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謚畢軌等既

進用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

爭且懼其禍故避之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

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翫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

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
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
為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
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義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
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
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具為已發也甚不悅義或時以諫
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荆
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

謂之信然

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

詣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愍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持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沉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荆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勲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荅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悞口不攝

孟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井州吾荅言當還為荊州非井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惠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十年正月車

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

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遊桓範謂曰摠萬幾典禁兵

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宣王部勒兵

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

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

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

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

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
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
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
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
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
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
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
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

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

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世語曰初

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

爽得

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

干寶晉記曰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

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陞大
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

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
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
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
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
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
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
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

事

千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

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

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

坐汝等族滅矣

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

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

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之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跣踏令致米一百斛並肉脯鹽豉大豆尋送初張當私以所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叔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頃三月中欲發於是叔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於是叔爽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為尚

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

用正始初乃出為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奇才魏略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謚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卧而不起而

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
言明帝叔謚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
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
為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為散騎常侍
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踈畧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有所
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畧雖與
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
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
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
其意言三狗皆欲啣人而謚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
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
之計司馬宣王由是持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
建安中為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
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為長史明帝即位入為黃門
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井州刺史其在井州名為驕
豪時雜虜數為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

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
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志意自為美
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
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為中護軍
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
從之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為鎮北
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
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
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
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二郡
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
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名
用是被叔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
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夏侯玄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
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
悅於勝累遷熒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

稱職為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
激墮正搗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
未及之官而敗也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
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
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
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
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兗州刺史快
不得意又聞當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
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
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其妻曰
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謂君難為作下今
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
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
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農又
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
曰世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

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几卿中持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為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項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詰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請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

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
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
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
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
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
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
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
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
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
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
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
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
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
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
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

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謚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闔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闔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舍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為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為芝銘及干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為并州刺史以綜為安東參軍與世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亭侯

邑三百戶以奉真後

干寶晉記曰蔣濟以曹真之勲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為後濟又病其

言之失信於
爽發病卒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

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

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并叔養晏其時泰宜

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

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與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之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真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叔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

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
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
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使人諷之令女
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解令
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
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
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
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
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
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宣
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
養為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魏書曰尚有
籌畫智略文

帝器之與為
布衣之交

太祖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

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鄆
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
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
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
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
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具不意則
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
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

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

嬖幸寵奪嫡室嫡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
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
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

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泣尚薨謚曰悼

侯

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曰異姓其猶
骨肉是以入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畧深敏謀謨過人

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
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

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
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

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

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

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

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為後式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

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

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

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
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
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
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
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
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
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
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

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
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形迹別其高下審定輩
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
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
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
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
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
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

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故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

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
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
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
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
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
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
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
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

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
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
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
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
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
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
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
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

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
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
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
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
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為文
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
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
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

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綵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

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具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

雖身服弋絺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
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絺而不革正法度
内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
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
上古將隆至治抑未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
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如響
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
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魏畧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
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護
軍時有諛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
與濟善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
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
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與曹爽共

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
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
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
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
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

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
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陞兵誅大將軍以玄代
之以緝為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
敦宄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

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誠鑠等皆許以從命

魏書曰玄

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
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為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
也以東莞太守召為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
以身處機密息鞫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
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鞫曰玄既為海內重人加以當
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

嫌吾得玄書深以為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卧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馬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繇等蘇繇等荅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繇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繇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

世語曰大

將軍聞豐謀舍人王萊請以命請豐豐若無脩情屈勢
迫必來若不來萊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
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凌雲臺臺上有三千
人仗鳴鼓會衆如此萊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萊以車
迎之豐見劫迫隨萊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
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
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魏
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
軍始為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
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
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
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
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
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
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
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

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卧如是數歲初豐子輜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為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為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人以為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遠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秘豐前後歷仕三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廩而已輜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官人多與子弟而豐昏

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
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
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
入乃止遣使叔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
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
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荅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
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
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揚駿外甥也晉惠帝
初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叔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

語世

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正色責
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貴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
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
涕以示玄玄視額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
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
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逼若此也廷尉

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

魏書曰豐子韜以尚主賜死獄中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

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

六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

自容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

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

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
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
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
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叔付廷
尉徙樂浪道死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
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
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
同坐職事皆叔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
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
乃為受重允州竟復吏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

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為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為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獻獻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減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

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
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
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
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
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
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
以語韋仲將印工揚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
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
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
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
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
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
範果勸之允入湏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
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
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
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

奇猛少有令聞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者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叔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冒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傅暢晉諸公贊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

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

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語世

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

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

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

為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雒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

經竟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雒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

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馬漢晉春秋曰經被收

辭毋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

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

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允友人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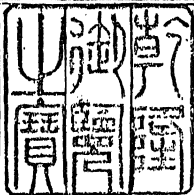
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

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荀綽冀州記曰贊子

躬之志為晉吏洪字良伯清恪有匪

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志卷九

魏志卷九考證

夏侯惇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

臣明

措

按布已死于建安三年此時無與太祖交兵之事

又按武帝紀云二十四年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
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此呂布二字疑為
關羽二字之誤然各本皆同

安西鎮東將軍假節注乃共構楸以誹謗公主奏之有
詔收楸○公主宋本作令主

夏侯淵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臣浩按張魯傳注

云劉雄鳴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

南奔漢中是其人也此作劉雄疑脫鳴字

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何焯曰西縣屬漢陽西古作

鹵此鹵字與楊阜傳皆訛為鹵

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注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何焯曰陽當作羊此晉景獻皇后也

曹仁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毛本作斬

譚首及北征三郡

曹洪與太祖會龍亢○監本誤作龍元今改正

曹休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何焯曰當作休督諸軍宣王與休並為上將分道而進宣王方從西道當吳上流則東軍之向晉陽者不得而兼督也

曹真得制其輕重也注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

○北宋本長少作少長

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受疑當作授

夷三族注以官易富鄧元茂○臣浩按通志畧作以官

易婦為是臧艾以父妾與颺故為此語也

又注蓋由交友非竒才○一本作非其才

又注丁謚字彥靖○太平御覽靖作靜

又注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何焯曰

崖柴藝文作唯啾玉篇唯狗欲嚙也類篇又作唯則

偏旁無口字者或古人假借通用默太平御覽作點

又注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

名用是被収○

臣龍官

按堂有四窻八達未必能得

罪或堂字為黨字之誤諸葛誕注云以元疇四人為
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是其証也窻與聰古字通用
著述凡數十篇注又其母在內○北宋本作又以其母
在內

夏侯尚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

覺○覺何焯曰疑作較

時年四十六注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王文王流涕請之
○何焯曰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於時為安東將軍
非衛將軍也

徙樂浪道死注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
日限在前○太平御覽日限在前上多某守雖後四
字

終以致敗注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
臣明楷按

高貴鄉公卒注云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

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則此竟字當作意字

魏志卷九考證